



福建僑報



OVERSEAS CHINESE NEWS OF FUJIAN

發往120個國家和港澳台地區並在美國、菲律賓、印尼、澳大利亞、南非、匈牙利、英國、阿根廷、波蘭、西班牙、阿聯酋、及台灣地區落地印刷發行

2023年2月25日 星期六 印尼版 第948期

羅方華,1976年生,福建連城人。中國美術學院書法系碩士、國畫系訪問學者。現為福建省畫院專職書畫家。福建農林大學藝術學院兼職教授,華僑大學美術學院客座教授,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中國美術學院繼續教育學院國畫系兼職副教授。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福建省花鳥畫學會秘書長。



八閩文化藝術 海外推介

羅方華和他的藝事

十五六年前我剛剛同羅方華交往時,他給我的身份是清晰的:書法家;後來隨著交往的深入,我對他的身份認同漸漸有些模糊,因為說他是文人畫家、收藏家、編輯、文人畫藝術的策展人、畫隱研究的推動者、當代藝術意見的提供者等等,似乎都符合。至于上面的種種疑問從何而來,我無法一一細說,但每一樣都有實實在在的感受。仔細想想大約是羅方華在藝事上涉及面太廣了,而且祇要他有心做,總能行。這才讓我有這樣的幻覺。

關於書法家,羅方華身後有一大批作品,圈內人看作品就是。作品的書功、意蘊以及傳承綫索都擺在那兒。有人強調書法家的身份,其實書法家的作品是一個書家唯一的身份。即使圈外人,藉憑中國人先天的審美基因,也不難看出羅方華書法帶給人的感覺及筆墨生發傳導的筆情墨趣。今天有些書法家的“好”,普通人不容易看出來,必須借助評論家們的遣詞造句才能轉達出來。普通人看不懂中國書法,這是欣賞者的問題還是書法家的問題,我不清楚。但是在羅方華身上,大約不存在這類問題,比如他書法所顯示的磊落、雄強、奇崛,是大多數人能感受到并看懂的。我在微信圈常有機會欣賞他的書法作品,在我印象中,他寫過的好作品頗多,如“嘯風”揮斥之間,雄渾高邁,氣勢極大,有列子御風之感。後來我和他應邀赴雲南建水畫陶采風,現場觀看他在一米左右的陶胎上作書,手起手落,頗具猛虎搏獅的氣概,出筆之迅捷,令人震驚。落在陶胎上的字迹,假設沙孟海先生在場,也會感嘆:大筆淋漓,後生可畏!我觀摹過不少古今書迹,如羅方華這般書風豪邁氣吞五岳的,也是不多見的。

關於文人畫家,我從前知道羅方華畫蘭,這原本是中國文人書齋里的清雅墨戲,既是筆墨消遣,也有自我標榜的含義。我見過不少,清則清矣,雅則雅矣,總覺得遊戲味兒太重,雖標一格,究竟小道。方華侍蘭,也是從書法出,大約因為書法的關係,似乎一開始就出手不凡,我多年前就擔心方華今後以畫蘭成名,墨寶不好求,也擔心方華會像我認識的一些畫家,始則秀拔出眾,繼則萎靡不可看,匆匆求了一件幽蘭。現在看來我對自己的估計不免不足,今日方華之畫蘭正如旭日方升,氣體壯旺,其勢銳不可限。假如時空轉換,讓方華有機會去一見任伯年先生,伯年前輩會不會也跟方華講與任翁一樣的話?“你的字寫得那麼有根抵,放筆直寫便是,以君筆氣,將來成就決非一般,望善用其長。”現在方華的畫路正從蘭而竹石、鬆菊以至花鳥魚蟲。我最喜其鬆石傲岸,筆姿氣勢直抵前輩,所恃者正是書法與讀書所養浩然之氣。我固看好今日之方華,我更屬望明日之方華。

關於收藏家,是我對存在于羅方華身上最感興趣的一個角色。進入新世紀後,書法繪畫作為一個專業,和別領域的隔膜愈加凸出,比如畫家對書法不甚了然,祇注重形式與色彩,書法家則祇在乎展覽與書法界浮面上幾個所謂“精英”書風的流向或是對某些古人形式上亦步亦趨的摹仿,實際上離中國原本的優秀傳統越來越遠。方華接觸收藏,開始大約是受這個領域某種挑戰性的誘惑,這種挑戰來自於一個個名字熟悉生平經歷不太清楚的古代書畫家,比如他最早收伊秉綬中年的一件行楷立軸,為了驗證作品,買了所有能收集到的伊秉綬的書與圖錄,包括結識遠在上海的《伊秉綬年譜》作者譚平國先生。我是方華進入伊秉

綬研究的目擊者。因為要判斷一件作品是不是確真,要有確鑿的材料支持,包括上款人的情況。方華居然在不長時間里建立起一個由文獻、書迹搭建起來的坐標系,找出伊秉綬書風的演進路徑,各個階段的交友情況,這不禁讓我想起二十世紀前50年我們的那些前輩鑒定家,方華跟他們的經歷驚人的相似。日後方華談起伊秉綬來頭頭是道,對伊秉綬材料熟悉程度遠勝於一般研究者。當然這里祇舉了一個例子,他後來對黃慎及其他閩籍古代書畫家的研究都貫徹了這一方法。我覺得收藏讓他深入到書法史的某個細節,這種微觀放大有助於對古人的認識,他在摸索研究的過程中,也增加了一個當下書法創作體系以外的參照系。這里頭當然有方華的天賦敏感與他對藝術的自覺追求。我沒有跟方華在這個方面作過交流,僅憑直覺覺得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即今天的書法家需要怎樣的知識構成,才能自我引領回歸到中國書法史的正途。這同時也是一個怎樣看書法史上的成名人物的問題。不是隨便一個立場就能看到古人的精妙處。類似的問題,我相信是大多數生活在今天的書法家所不屑談論的,但恰恰是這些問題,阻礙了今天的書手無法走出當代的原因。這個話題,還可以引出更多的談資,比如與藝術市場相銜接的部分,與創作相關的古人怎樣利用古代書法資源推陳出新等等。所有這些都是收藏帶來的。

關於編輯,方華編過一報一刊。他在福建畫院執編《畫院·畫家》時,推出過很多優秀的專題,比如畫隱專題,福建現代書法、新冠疫情下的美術創作等,看出他作為好編輯的敏銳與視野,頗得同行好評,還和我一道為武漢的《書法報·書畫天地》效力,主持過20世紀畫壇新發現專欄。

羅方華的思想活躍,瞬間火花千萬個。反應快,讀書又多,現實中的一個偶發事件,很可能觸發他的一個好想法,我以為他的性格與才調極適合做策展人。但方華有一個習慣,喜歡在執行畫展前與他相熟的朋友探討問題,據說話匣子一打開就停不下來,朋友們深以為苦。我曾跟一位朋友說,你有幸與一位有才華的藝術家同時代生活,還有幸聽他思想的傾訴,卻以為是苦差事,讓我傷心。在我記憶里,他主持的活動中有四君子畫展、福州西湖銷夏展、張瑞圖·黃道圖書法藝術研習會、伊秉綬·林則徐書法特展、“烟雲之興”文人畫家綉湖雅集等,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這些活動無一例外是他藝術理想的泄露與表達。可惜他欲重振的文人畫藝術、大寫意藝術,由于時代的遷變,由于今天的審美教育的西化及人們對書法、中國畫的隔膜,實際上很難接

步前人軌轍。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期間,雖有一部分有識之士呼吁,讓文人畫、大寫意重新回歸,意願極好。不過實踐者對文人畫、大寫意畫這些名稱,祇喜歡這頂帽子,而大多數畫家不太願意花大的功夫,結果名義上被召回,實際祇召回了名稱,除了內蘊進一步空洞化外,祇能讓觀者更加鄙薄。而那些理論家熱衷于建理論模型,把畫論中的文人畫概念邏輯化,為文章而文章,其實是對文人畫精神再一次踐踏。我目睹這種情狀,無限悲觀。羅方華對文人畫精神及大寫意精神的眺望,便帶有極大的理想主義色彩,雖然精神可貴,同行者寥寥。陳丹青說生活在今天需要做個極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才行。對羅方華懷抱的藝術理想,我有時候常有莫名的感傷。

寫到這里,我突然想起當年吳昌碩寫給潘天壽的那首詩。以缶翁的慧眼,當然看出阿壽志向遠大,也告誡他不要急,從容行步。我不知道後來成為一代巨擘的潘天壽是否聽從了前輩的忠告才有成就的,但潘天壽後來在自己的談畫錄中提到這個故事。從這件離我們快要過去一個世紀的舊事中,是否悟到,中國畫的振興不是一部分中國畫家的事。羅方華面臨着的也正是這個時代畫家共同面對的困境。

如果藝術家一定是經歷浴火才能迎來升級,我倒希望羅方華有朝一日穿越而來。藝術需要現實的磨礪,從來不是單純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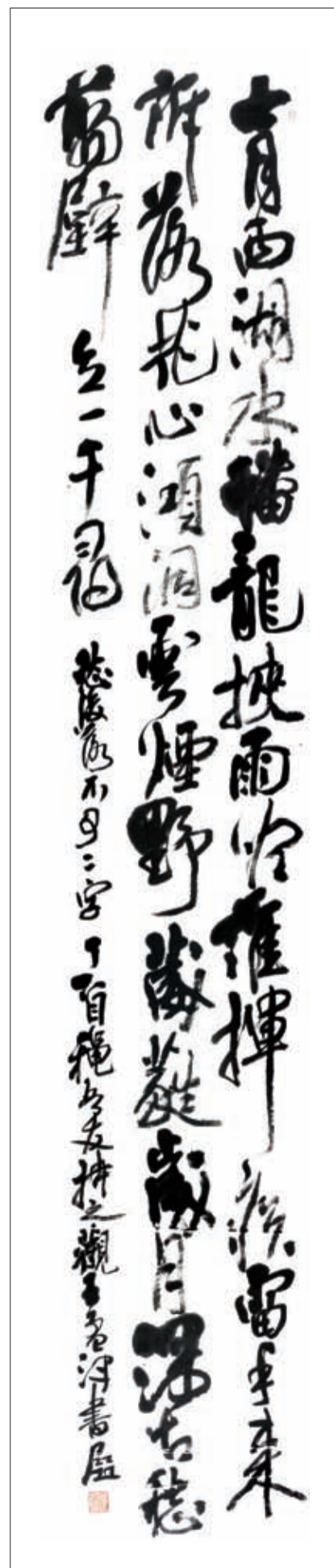
辛酉臘月二十九寫至壬寅新正
唐吟方



《耐霜》



◁夜寒花片欲成冰



◁行草陳初越詩軸